

对残损与粘稠的迷恋

□杨小彦 / 专栏 Yang Xiaoyan

Indulgence in Flaw and Glutinosity

我至今仍然记得英国BBC在播出朱昱的行为艺术时，非常罕见地发表了一段声明，在强调电视台并不赞成这件艺术品所呈现的视觉刺激的方式与强度的同时，提醒观众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接受它。但是，基于对艺术自由的尊重，BBC还是向公众介绍了朱昱的艺术。

自从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产生行为艺术以来，关于行为艺术的是非就一直是艺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对“前卫”或“先锋”的述说当中，艺术的命名史就一直呈现出奇特的竞争态势，一方面，始终有艺术家不断地用极端的方式去宣布已有的“先锋”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与此相适应的是，艺术的命名工作也异乎寻常地，像二战期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所反复使用的“跳岛战术”一样，迅速地从这个“前卫”岛屿跃到另一个更“前卫”的岛屿，直到朱昱把这个竞争推到极限为止。

我相信朱昱的极端已经引起“艺术命名学”的危机，并最终引发了人们对行为艺术的强烈质疑。就我而言，我也对艺术中的极端行为保持了理性的距离，没有对这个现象予以置评。但我私底下一直认为，对这一类极端现象与其说要进行艺术批判，不如做深入的社会分析更为重要。因为，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就已经潜藏着比拼极端的微妙目标，朱昱只是把这个目标推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从而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行为艺术的大部分可能性而已。

也许正因为朱昱的行为艺术引起了过于强烈的质疑，其不顾一切的极端性也让旁人无法冷静地深入到同类创作的内部，从而透析其中的因缘，所以，面对艺术的极端所做出的反应，至今也仍然被传媒式的好奇所占据。在传播就是一切的娱乐时代，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当然比所有专业界都欢迎极端艺术的出现，只要这是“艺术”而不是“政治”就行。

当我第一次看到朱昱的油画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惊讶的，因为他居然开始成为“画家”，居然重新用一种架上的方式，也就是相对传统甚至守旧的方式来从事表达，这种做法本身和他已经达成的极端性是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之后，随着惊讶的过去，我的反应就变得冷静起来。我知道，在中国特定的艺术场中，“前卫”或者“先锋”通常都是一种姿态，有助于在混乱的场面中出人头地，之后，聪明的艺术家就要适时转入架上“作品”阶段，好把“出名”所获得的象征收益具体化。这样做其实无可厚非，用不着用道德的理由加以挹伐，更无需用“艺术纯洁性”为由给予声讨。视觉制像生产本来就是如此，在一个体制的支撑下，其运转充满了历史的丰富性与现实性，当中的社会学意义比所谓的艺术可能更有价值。

朱昱的油画主题是碟子中残存的食物，平面放着的盘子中，依稀留下了带粘稠液体的剩余物。由于盘子是平放的，又都是白色，所以盘中物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显然，画家借助于影像的帮助而巧妙地突出了质感，从而把粘

稠从一般的观感中提升出来，放大在众人面前，让他们第一次仔细审视可能每天都过于随意丢弃的对象。

架上绘画的特点是它的形式一开始就限制了对刺激的叙述，使刺激停留在视觉观照的层面，并成为一组有限度的形象描绘。这也决定了架上绘画无法在“前卫”和“先锋”的向度与装置和行为竞争。但是，也恰恰是架上的这个传统特性，使它始终成为视觉探索的一个得以保留的标示，让人们有机会从更超然的角度来审视画家，比如朱昱工作的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八五美术新潮”是从反审美开始的，然后依次而反深刻、反哲理、反严肃、反崇高、反优雅，反过去的社会对艺术所产生的种种美学期待。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反省过去种种的“反”的姿态，我怀疑对于那些自小就生活在物欲膨胀、追逐成性的当代社会中的新一代人来说，最先消逝的就是对正面价值观的描述热情。而其中的敏感者与反抗者更为彻底的做法就是把“反”本身也取消掉，让“创新性”变为成人无聊的游戏而还给他们。在这种状况下，只有身体和与身体联结在一起的生理，才会引起他们由衷的亢奋。所以，经由行为艺术而引至对身体的伤害，就成为新一轮追逐的对象。只是，同样基于生理的限制，对身体的伤害基本上停留在象征的层面，并止于轻度受虐的范围。结果，“伤害”就不得不转变形式，而以“刺激”为依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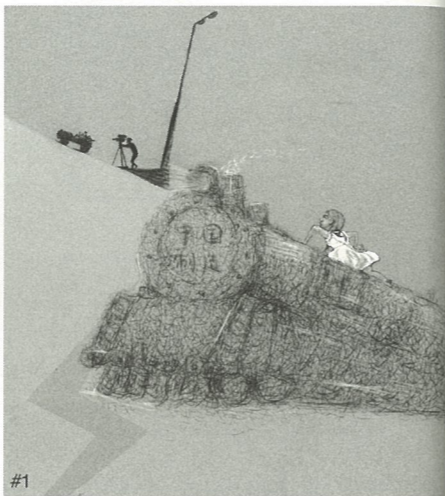
从绘画而言，朱昱所能找到的“刺激”替代物，就是对嚼咬后的残损物与粘调液体的描绘，这说明了他的固执与偏激，把施虐后所遗留下来的残损物质作照相式的写实处理，不仅让绘制本身参与体验“受虐与施虐”的过程，也迫使观看者进入到这一由视觉而生理的体验过程，从而完成对“刺激”的另一种表达。从这个意义上看，朱昱改变了表达的形式，却没有改变他的主题，只是，这一回，不少人可以略为放松地观看他的作品而无须再做什么声明了。

最后，我想探究的是，朱昱在他的作品中所呈现的如此强烈的反群体习性的倾向，究竟是个人成长的若干偶然因素在起作用呢，还是代表了整整一代人内心深处的赤裸欲望？自然，我知道我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我既无法从艺术家本人的作品与述说中找到可以确证的资料，也无法通过抽样调查对一代人作准确而客观的心理分析。关键是，内心隐秘的欲望是难以铺演成文的，一个人或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对成人社会的复杂观感也难以转变成符合研究所需要的客观档案。甚至，就艺术史写作而言，我不应该这样来提出问题。我只是出于好奇，一种强烈的好奇，从对一个人到对一代人的好奇，并以此来叙述朱昱与他的油画。要知道，我并不认识朱昱本人。不认识而又就他的油画说了上述的话，这足以证明我的好奇还是起了作用。希望这份好奇不会赔笑大方。

术学院的院长，后来我辞职，专心创作，之后到罗马美院执教，接替法契尼（罗马画派代表性人物）工作室主持，之后作为雕塑系系主任开展工作。

你如今见到的我的作品是我数十年艺术探讨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长期风格坚守的结果，它形成一种自我自觉的特征，一种不同于我的老师曼佐的特征，后来曼佐的经纪人也成了我的经纪人。我们还一起推动了曼佐博物馆的建立。

（现场意大利语翻译：白云）



#1 中国制造 版画 刘洋
#2 受宠的粉色 油画 黄白

慧，令人叹为观止。在感叹之余，确实验证了两国文化的不同和丰富的艺术史迹。那些创造精美雕刻的无名艺术家，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名不见经传，或被称为匠人，令人不可思议，这也是令人思考的。

W：另外一个问题，在中国，建筑专业以前都是统一地开设在工科院校，而建筑设计涉及到艺术审美知识和内涵以及人文背景，因此这种现象目前有所改变，艺术院校也纷纷开设了建筑专业。目前的情况是，在单纯的艺术院校开设的建筑专业同工科院校一样，需要对的学科的学术支撑，这自然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学科结构上的问题，在你们而言是如何来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的？

A：请我的同事法比奥来回答您的问题。

F：有类似的情形。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建筑的教育是在艺术学院进行的，历史上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伟大的建筑设计师，他们学习过建筑的设计以及塑造艺术品细节的技巧。后来建筑学学科这样一种现代教育的概念划分，其内涵有所细分和变化，主要是放在科学的范围里来进行，但更多的是学习和研究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可以有效地培养出涉及民用建筑工作范畴的人才，但审美造型及相关人文内涵的培养是不够的。事实上，二者应该有所结合，有所偏重。建筑师的蓝图需要科学与技术工程人员来完善，二者需要相互论证，因此相关学科的支撑都是必须的。但作为美术学院的建筑教育是应该有所侧重，它有别于技术型的建筑，我们把它称为艺术建筑的教育。

W：我知道，Alfio 校长作为雕塑家，您在意大利享有盛誉，你作为意大利当代具有代表性的雕塑家之一，其活动在欧洲、北美倍受关注，在世界许多重要机构和场所常能看到你的作品，你的数字式的金属雕塑是在罗马画派以后形成的一个意大利很有特色的视觉现象，能说说你的艺术成长历程吗？

A：作为艺术家，我是幸运的，9岁时我进入艺术学校学习，之后遇到许多著名的导师，包括优秀的雕塑家和优秀的建筑师。我长期的参与他们工作室的创作活动，不断地积累经验，这也为我在金属工艺技术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的雕塑，无论大小，都是要亲自动手的。后来我有幸成为了当代雕塑艺术大师曼佐的学生，系统地参与了他的研究和创作，他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您可以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看到曼佐影响的痕迹。30岁时我成了一所国立美

A：文艺复兴是以艺术启蒙人文主义，其思想和精神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从美学和艺术史的角度讲，其贡献是跨越时空的，其意义是面向全人类的。对它做系统、深入的研究非常必要。这方面我们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有着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文艺复兴的成就和影响，是超越地域的，从精神探求到技术层面的研究对当代文化都是一个有效的重要触点。

而另一方面，在辉煌的文明历史情景之下，意大利有一个不断演进和革新的艺术逻辑，这个逻辑自然地发展了意大利当代艺术的重要地位，思想界、文化界、艺术圈无不如此。因而当代艺术作为我们的强势也是由于其文化脉络与生态水到渠成。

意大利文明里有一种精于手工和设计艺术系统，其源泉可以上溯久远。这种来自内在的敏锐在当代艺术产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我们的工业设计、家具设计、服装设计、首饰设计、空间设计、平面设计、舞台设计以及运用到现代媒介的各种新形式的设计等等，许多都是引领世界潮流的。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贡献给世界的，这也是可以与同样具有艺术天赋的中国同行交流和分享的。

W：感谢您的介绍，这也是中国同行非常关注和感兴趣的方面。目前，中国的现代艺术教育经过数十年的积淀，已成就了自己的系统；面临着全球化的开放情景，极有必要比较、借鉴和学习对于我们的艺术教育有益的经验。而中国地域之大同与整个欧洲，中国的当代文化也具有各地域的文化内涵，因而在艺术教育上也各具特色。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例，它以出作品、出成果、出人才为出发点，反推到基础教育的各个环节。比如在纯艺术类，以创作带动教学，在应用艺术学科则以项目带动教学，切入到教学中，您在参观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您怎么看？

A：参观了四川美术学院的动画基地，印象很深。作为实用型的专业，与行业和市场相结合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学生的应用技能的知识掌握得很不错。我们之前与日本的学校有过设计教学的交流，也在日本有过短期设计教学。设计教学更是一种当代的国际化概念；设计属于美学的范畴，也是一种非常技术化的，需要更细致的技术和心灵的体验，设计更需要交流；除此之外，纯粹的设计理论研究，设计概念的创新也是艺术教育。特别是高等艺术教育需要提供给整个艺术设计界的。

我是做雕塑的，参观了大足石刻，其宏大的结构，精微的处理，东方式的空间智